十三經義疑

四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施朝幹

給事中臣温常綬覆勘

欽定四庫全書

十三經義疑卷八

華亭吳浩撰

論語

八佾舞於庭

左傳昭公二十五年將禘於襄公萬者二人其衆萬於季氏臧孫曰此之謂不能庸先君之廟大夫遂怨平子殆即此事耶輕公重已恐孰甚焉

必也射乎

子朱子四書集註伐毛洗髓洵純粹以精矣即如註必也射乎四句宋版本云惟於射而似有爭意非不善也第經文曰其爭也君子則以射為爭而非似矣至君子二字方繳無爭意耳今本作後有爭於經尤脗合意其為朱子之定本耶

官事不攝

禮六命賜官官乃可具有地大夫則置官一人攝羣職

仲特有地之大夫耳而官事不攝正禮運所謂大夫具
官非禮而亂國者也孔子雖止言其祿稍之侈而或人
乃復以為知禮乎哉

有反坫

坫有四以土為之崇坫康圭所以奠玉也（此在反坫南）士於
坫一所以庋食也爵弁皮弁緇布冠各一執以待於西
坫南坫之在堂隅者也反坫出尊是為反爵之坫蓋兩
君相見於廟尊於兩楹之間而反爵之坫出於尊南故

曰出尊若大夫鄉飲則尊於房戸間燕禮燕其臣則尊於東楹之西皆奠爵於篚安得有坫乎仲蓋因小國之君造其家而設此第不知其何以處已也

謂之吳孟子

春秋書孟子卒想是昭公只稱孟子若加吳字孰不知吳之為姬姓耶蓋謂之孟子者昭公諱之也謂之吳孟子者他人譏之也坊記云魯春秋猶去夫人之姓曰吳則謂之吳亦是諱之蓋吳國也姬姓也但舉其國諱其

姓也然按經文及三傳未有稱吳孟子者

鄉黨

或疑孔子雖少孤顏母在堂有年伯兄殘疾亦未聞不壽事親從兄之義篇中不及何也愚意鄉黨一篇門人特記其所及見者耳孔子之於孀母病兄記者殆未之或見歟

立不中門

出由西在闑之西自內視外闑右也入由東在闑之東

自外視内亦闑右也或東或西行皆傍闑而不從中立亦如之以門之中君所行也饒氏曰君出入皆由左出以東扉為左而由其中入以西扉為左而由其中曲禮曰客入門而左又曰公事自闑西則皆尚左矣困勉録云竊疑由闑右即拂闑之意謂不由棖闑中也然麟士謂此句非不中門正解未敢遽斷按此顧君殆以中門為兩門之中當闑而立歟

執圭

周禮玉人曰瑑圭璋璧琮以頫聘典瑞亦云則聘賓所執降其君一等瑑之而已不用君之所執桓信躬穀蒲瑑文飾也

紺緅

鍾氏三入為纁五入為緅七入為緇此染黑法紺其四入歟玄其六入歟爾雅一染謂之縓再染謂之赬三染謂之纁此染赤法朱則四染歟盖以纁入赤則為朱以纁入黑則為紺以紺入黑則為緅緅是三入赤再入黑

黑少赤多如爵頭然若將緅比纁則又黑多矣故巾車鄭註又云雀黑多赤少之色非絳色也縓赬纁同曰淺絳朱曰深纁絳近於朱以飾練服可乎鍾氏註緅今禮俗文作爵巾車䟽雀即緅也竊疑絳字當作雀想是傳寫之誤

瓜祭

邵公士堯視學江南以瓜祭命題不依陸氏愚按禮有瓜祭上環之文則如字讀似亦可通但句法生澁耳

如會同

玩如字即從宗廟之事中指出冠義重冠故行之於廟註云古者重事必行之廟中昏禮納采至親迎皆主人筵几於廟聘禮君親拜迎於大門之外而廟受爵有德祿有功君親策命於廟喪禮既啓則朝廟皆所以示有所尊而不敢專也愚按秋官大行人諸侯朝天子各服冕服廟中將幣三享覲禮侯氏事畢乃右肉袒於廟門之東天官疏時見曰會者言無常期諸侯有不順服者

其順服者皆來會以師助王討之殷見曰同者謂十二歲王如不巡狩諸侯衆來同見天子大會雖無常期當春來即是春朝當秋來即是秋覲當夏來即是夏宗當冬來即是冬遇若大同則有常期春東方六服盡來夏南方六服盡來秋西冬北六服盡來在國行朝禮訖乃皆為壇於國外而命事焉諸侯會同皆依四時常朝亦春夏受贄於朝受享幣者於廟秋冬一受之於廟受朝既訖乃受享獻國所有珍異

公山弗擾

按哀公八年吳將伐魯叔孫輒以為可而不狃責之則其初師費人以襲魯想是叔孫輒主謀耳及使不狃率師故道險從武城賢於陽貨之請齊伐魯遠矣宣尼欲應其召庶幾公室可張耶然度其不足有為東周無冀故卒不往也潛見飛躍與時偕行渾身是易

多學而識章

史記以此屬上章為一時之語愚按其意義與上全無

干涉况一貫之傳是聖教大題目當特地告之顧因其色作而告之耶想太史公特以魯論連文遂加子貢色作四字聯絡之耳如果因上章之言而色作或將莫我知也夫云云啓發之語意方合揔下章自與慍見相關註葢以中間隔一章難於貫穿故着一疑字

十三經義疑卷八

欽定四庫全書

十三經義疑卷九

華亭吳浩撰

孟子

移民移粟

周禮廩人若食不能人二鬴則令鄉移民就穀士師職令移民通財通財即移粟之類

將以釁鐘

春官鬯人凡祭祀而禳釁共其雞牲夏官凡祈珥共其羊牲秋官士師之職凡刉珥用奉犬牲雜記門夾室皆用雞凡宗廟之器其名者成則釁之以豭豚成廟則釁之中屋南面刲羊未有用牛馬者蓋釁之爲禮也小矣後世以牛釁鐘而甚者叩人鼻以珥社禮安在乎

滕文公

按左傳成十六年滕文公卒乃戰國時又有文公正義曰杜世族譜成公是文公之子成公滕子原也卒於昭

公三年成公前後有文公祖孫同謚文王文公父子亦
同謚

惟士無田

禮書引惟士無田則亦不祭而註云絀士無圭田本之
賈公彥疏也然上文既引卿以下必有圭田若士獨見
絀奚以云必有哉且考親之心同士獨非人子也歟而
乃見絀也先王之制與後世職分田必不同矣此當指
士之失位者本有而無故不敢以祭而足弔

大夫有賜於士

集註陽貨於魯為大夫或疑貨欲更季氏而未能孔子寧肯如其意而大夫之然喪大記公之喪大夫俟練集註家臣稱有地之大夫為公有地大夫之喪其大夫與士治其采邑者皆来奔喪是貨亦得稱大夫矣

大孝終身慕父母

内則曾子曰孝子之養老也樂其心不違其志樂其耳目安其寢處以其飲食忠養之孝子之身終終身也者非終

父母之身終其身也疏云父母雖沒終竟已身而行孝
道與親在無異

班爵祿章

職方氏賈疏云王制公侯方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
里此是夏制五等爵三等受地殷湯承之合伯子男為
一惟有公侯伯三等爵三等受地與夏同武王伐紂增
以子男爵地與夏同以九州之界尚狹故也周公攝政
六年致太平還大九州五等之國五等受地故此及大

司徒職皆云公五百里侯四百里伯三百里子二百里男百里周公變殷湯之制雖小國皆百里待有功乃益之地公有功益滿五百里侯有功益滿四百里伯有功益滿三百里子有功益滿二百里男有功只得百里更有功乃更進之與子爵然則孟子所言畧據武王初封時後或有功漸加也虞虢舊是殷之公至周仍守百里地無功也有功無功加多加少有籍可稽至戰國時各相吞并因去其籍而自託於有功加地之說憑何稽攷

故孟子不依周禮非不信周禮也不信時君之託於周禮也夫有功加地安有遂至千里者哉

子男同一位

周禮四儐公一儐侯一儐伯一儐而子男則共一儐亦以其位同也

小弁

朱子釋詩以小弁為宜白自作註孟子則以為宜白之傅所作想是恐人以宜白為可法耶蓋孟子與只是論詩

若論宜白則固小人也

孟子之滕章

孟氏理明詞達雖淳于之辨告子之執莫能窮也而此章與或人問答不幾窮矣乎小註以為皆或者與館人問答之詞按或問之曰之字緊承館人來良是若謂夫子必面語之稱則左國所載不相見而稱夫子者多矣

孔穎達云夫子大夫之稱

孝經

天子章

愛親者不敢惡於人敬親者不敢慢於人即孟氏所云老吾老以及人之老也即曾氏所云絜矩之道也氣象濶大自是天子分上事陳選釋孝經人字不如小學註為優

庶人章孝無終始三句

孝無終始陳選註云尊卑雖殊孝道同致何分終始豈有自患己身之不能及孝道乎愚按終始二字當承開

宗明義章身體髮膚受之父母不敢毀傷孝之始也立身行道揚名於後世以顯父母孝之終也而言孝有終始則安孝無終始則危無終始而求免於患得乎蓋孝經一書皆明守身之孝曾子臨深履薄之衷洵不負師傳者矣

十三經義疑卷九

十三經義疑卷十

華亭吳浩撰

公羊傳

隱公

春秋籍位於魯以託王義

傳云王者孰謂謂文王也疏乃云藉位於魯以託王義

乎此正所謂倍經任意反傳違戾者也諸侯不得專封

而春秋乃王魯乎又云奉天命而制作何以謙讓之有聖人氣象乃如此矜高乎

紀子伯莒子盟于密

穀梁訓伯爲長左氏改伯爲帛公羊則云無聞焉耳不知闕如是爲信史　程子曰闕文也當云紀侯某伯莒子

即是尊魯爲王之義

魯獨書甍不與外諸侯同以已之君痛之作小毀壞之

辭尊之也天子書崩不與魯同以君之君痛之作大毀

壞之辭益尊之也名分秩然邵公妄謂春秋王魯蹠乃

曲狗之耶

桓公

置工則嫌為事出置下則嫌無天法可以制

月

置上置王於宋上也置下置王於春下也王無遇事春

可制月故以為嫌

五月不言初者以其文相近八月十一月言初者

文相遠故也

按舜典十有一月朔巡狩至於北嶽如西禮下無還至嵩如初禮之文此殆今文尚書耶八月言如初特句法稍變取其音韻鏗鏘若依上下文例作如南禮便呆板少古致文相近言初何妨文相遠不言初亦何妨

据叔仲惠伯不賢

公子遂欲與叔仲惠伯同謀弑赤叔仲惠伯不可亦賢

乎可與謀者矣特不從公冉務人之言則為不智耳

夫人姜氏至自齊

大全吳臨川曰譏魯桓初使翬逆而中自受姜氏於讙也竊疑使翬逆非禮也豈必以翬終之哉公之受姜氏於讙授受明矣又何譏焉公既受姜氏自不應書翬以此據事實非有所譏

使我為媒可則因用是徃逆矣

按襄公十有五年劉夏逆王后於齊註逆王后當使三

公然則祭公逆王后於紀為合禮矣顧有不合禮者納采問名納吉納徵請期五者未備即往逆故書遂以譏之註然後親迎泛言耳先儒不詳傳註意謂公羊以天子當親迎豈其然乎不親迎義詳見余禮記疑

曰猶嘗乎

註作問辭竊疑當作譏辭猶者可已而不已也故上承譏嘗下即云不如勿嘗祭不當廢特以壬申御廩災而乙亥即嘗只隔二日煨燼之餘耳潔粢豐盛之謂何故

曰不如勿嘗而已矣未是始殺何嘗之汲汲莊八年曰
師病矣公羊慣用此句法
莊公
託生於魯故言內
孔子魯人以魯人書魯事傳故謂之內何必託王焉而
後可云內乎
託待陳蔡為留辭
為留辭為遲留之辭耳實非遲留也下祠兵傳註亦云

為久稽留之辭疏云託陳蔡以辭之是辭汲汲之譏非邵公本旨而義亦可通所以託為遲留之辭者欲辭汲汲之譏也

論德則文兄桓弟

繁露所云似與孔子論桓文背

榮見遠也

魯為三國所伐何榮之有邵公如此解者蓋以曲全公子結之專盟云耳

取月生三日而成魄

月三日則哉生明矣反云成魄乎漢儒每如此說沿訛莫辨朱子譏其不讀尚書良然

蓋以僖公非所生為其非子故也

竊疑庶子亦子僖公雖成風所生寧不為哀姜庶子乎似當云為非其子

赤歸于曹郭公

註疏支離殊甚宜林氏譏其不了也賈逵以為戎侵曹

遂羈而納赤胡傳據管子作郭亡如梁亡例其庶乎

閔公

齊仲孫來

仲孫名湫齊大夫也來者省魯難也左氏有傳胡氏從之而子女子以為其諸我仲孫歟亦疑詞耳蓋以慶父弑閔公而後出奔莒知其如齊後來魯矣顧此經前後皆稱慶父何以此處獨改稱仲孫仲孫非慶父可知也慶父來不書者惡其來削之不來則閔公不至見弑矣

當時魯君臣曷不深拒其來乎相恐為國而究之乃至於不可恐噫

僖公

必昏髦不任使

按晉於魯僖二年假道四年取虞則馬齒固長矣而言亦已長者含吾臣之齒已長一層答荀息而云然知其戲荀息也如疏所云則譏也而非戲矣似非傳意

明當封為附庸

竊疑經及其大夫茍息言及者見臣不棄其君君得有其臣相從地下思誼闕切耳何氏以魯為始受命王故前註云當封孔父為附庸而此疏遂沿其誤

夫人姜氏會齊侯于卞

姜氏會齊侯然後魯侯得釋見齊桓執非其罪憐女子之請而後釋之僖公藉夫人得歸而不能討滅項之臣均之失政刑也於姜氏似乎無譏夫既見執父猶在魯而不往乞恩非人情亦豈天理乎

壬申公朝于王所

傳云其日何錄乎內也盖以公獨能朝爲合理而詳錄之穀梁所謂主善以內也註乃云危錄內再失禮將爲有義者所惡豈反以不朝者爲有義乎書王所天子以天下爲家無適而非其所也

盟于翟泉

大全吳臨川曰甞謂齊桓之霸至葵丘之盟一盛而即漸衰矣愚按上文云云吳臨川盖以晉文不如齊桓也

此三句獨言桓之漸衰詞意不屬可删

禮記非正典故不從之

按下註即引於南郊者就陽位也然則此處非不從郊特牲於郊故謂之郊特又自出天人相與交接之意一義耳

言恐臣先死子不見臣故哭之

上文明云子即死必於殽之嶔巖則哭之是哭其子矣故云哭臣之子

文公

其言救江何為援也

按何註救人之道當指其所之蓋如文王爰整其旅以遏徂莒使阮不被兵洵救之之道也救江而伐楚徵諭楚為大國未必還兵自救江圍即解而自秋徂冬江已憊甚誠於救人者如是乎

守文王之法度

孔子嘗言曰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孟子序道統亦以

孔子承文王春秋者文王之道也文王為周祖其法度周天子所當守而魯亦文王之後也文王不為天子魯侯亦可取法焉東周之志蓋以周雖東遷能守文王之道猶岐周也或魯能上法文王則周道復興於東亦東周也志在春秋其斯之謂歟而說者以春秋為黜周王魯彼亦知春秋一書乃所以道名分乎

欲天下之一乎周也

註云周公德至重功至大嫌之魯恐天下田心趨向之

故封伯禽命使遥供養死則奔喪為主所以一天下之心於周室審如是是成王以權奸視公也按傳云周公曷為不之魯欲天下之一乎周也則是不欲之魯出於公之心而公之忠貞益白矣

宣公

養牲養二卜

註云二卜語在下蓋以五字為句也竊疑當作四字句卜字連下帝牲不吉為句

於文則無罪

赤文公嫡子也仲遂實弑之猶曰於文無罪乎

萬入去籥

公羊髙云萬者何干舞也按子元振萬文夫人曰先君以是舞也習戎備也則萬為武舞公羊之説其然乎而朱子註詩則曰萬者舞之總名是不論文武皆名萬矣故下章又有執籥秉翟之説詩緝詩記皆同且考仲子之宫將萬焉而問羽數文舞亦名為萬信矣然則經書

萬入譏樂之不去書去籥見干之不去干羽并入而留無聲之干恐人聞之而猶不能自禁也

萬者何干舞也

何氏引春秋說文謂武王以萬人服天下民樂之故名萬疏既知武王一會八伯諸侯人數豈止萬而已而又云盖以萬是總名故据以言夫億亦總名曷不言億乎凡舉成數而言特稍有參差耳輾轉附會支離甚矣

邊垂之臣以干天禍

註以邉垂之臣屬楚竊疑屬鄭亦可鄭伯自言已邉垂之臣有罪以干天禍也而臣之有罪實由於君故先言寡人無良耳

宋人及楚人平

攄公羊是子反為華元所感也左氏則謂宋使華元夜入楚師登子反之床而子反懼是子反為華元所刼也二說不符似左氏為可信盖申舟見殺華元主之是召寇者元也今國危矣為城下之盟又不可故元夜入楚

師敗之使退一舍而後平平宋所欲也故書及夫元以不假道殺強楚之使至於食子析骸幾亡而乞盟子反踈而被敗未告王而擅及宋平故皆書人公羊以平者在下而貶之子反固宜貶矣華元奉使以紓難夫何貶

圍者柑馬而秣之使肥者應客

圍選家作圉以圉人牧馬故也今閱註疏圍也非圉也蓋指被圍者言領下二事若作圉則使肥者句另起文氣便縮

黜而新之

曷言新周以成周而忽名東周則新矣傳云新周也者見非外災比也望其中興如宣王而乃遇夫災故痛而書之也春秋以道名分柰何以周不復興而黜之

歸父還自晉至檉遂奔齊

大全汪氏曰歸父苟能不避斧鉞之誅而歸復命於殯斯為盡人臣之職矣竊疑歸父不得以克黃例克黃之事由君君天也復命而死死於天也歸父之逐由於季

氏歸而為文子所殺不反重新君之過乎

成公

欺三軍者其法奈何

註云顧問執法者愚按郤克之問承逢丑父言之後似可作嚇丑父之詞曰法斮三字亦可作丑父答語頗覺聲口剛勁千載下凜凜如生

故去葬使若非伐喪

竊疑已書鄭伯費卒晉之伐喪明矣雖去葬誰不知其

伐喪也者奚以爲中國諱且奚必爲中國諱然則其不書塟何以魯不會塟也

晉欒書師師侵鄭

侵左穀皆作救胡傳從之按蟲牢之盟鄭服於晉故楚伐之秋楚嬰齊伐鄭冬晉欒書救鄭七年秋楚伐鄭晉又救之屬詞比事居然可知也䟽乃不辨其譌而以爲晉又侵之乎

襄公

八月螺

註謂煩擾之應竊疑當專引城費蓋費屬私邑於夏城之煩擾甚矣螺之應以此若来朝出聘何國茂有寧皆致螺　註引剡朝三事似乎可删

雖揚父之惡救國之滅者可也

孔子云子為父隱父之惡也而可揚乎且亟之心特欲自立烏覩其以國為滅而救之也疑公羊未必果有此意

孔子生

穀梁書孔子生於十月之下歷朝譜畧因之而公羊傳云十有一月庚子孔子生愚按經十月朔是庚辰十一月安得有庚子乎若是庚子則十月二十一日也程登庸年表辨正謂孔子生於魯襄二十一年己酉十月二十一日庚子蓋從穀梁林堯叟亦從之

昭公

濆泉者何直泉也直泉者何涌泉也

此即毛詩檻泉爾雅濫泉泉固有涌出者非必因戰而然也何註殊鑿其云蓋戰而涌為異亦屬疑詞劉氏曰此地名耳豈謂戰而泉涌乎良然然以公羊為非恐公羊只解瀆字本無因戰而涌之意未肯為何休累及耳

北燕伯欵出奔齊

北燕召伯之後姬姓在晉之北南燕姞姓在鄭衛之間

伯于陽者何公子陽生也

齊有公子陽生北燕亦有之乎既曰公子陽生矣乃改

伯于為公子而陽生鈇一字乎杜征南云三年燕伯出奔齊齊高偃齊大夫陽即唐燕别邑中山有唐縣不言於燕未得國都林堯叟云於是景公有志於復伯左傳云齊高偃納北燕伯款於唐因其衆也註云言因唐衆欲納之故得先入唐穀梁則云納者内不受也燕伯之不名何也不以高偃挈燕伯也俱與公羊殊

所以得然者而敬同故也

愚按敬同即上資於事父以事君事父敬事君亦敬也

玩而字似不應作推原語

執事以羞

蓋以喪人不侫辱及齊侯謙不敢斥君故云執事耳註疏謂昭公自謙比齊下執事恐與喪人不侫重沓

賢者孰謂謂叔術也

客謂予曰叔術惡乎賢以顏夫人之語而殺殺顏者特好色耳非為凡報讐也且顏以淫亂而天子誅之亦何讐之可復乎如以讓國為賢或者天子立之之時叔術

即固辭而讓其子即不許攝位而俟其子之長可也乃以夏父爭食而後讓非讓也妻其母心有作焉也貪國色而殺忠臣違王命惡有人之賢若此者乎公羊賢叔術而并怨黑弓曲說也故左穀及胡傳皆不載叔術之事余曰子之論讜矣然未得公羊之意也公羊之意蓋在公扈子者十一句中試為子申之公扈子之言曰惡有言人之國賢若此者乎此字指妻嫂殺殺顏者二事也賢者必無此事言人之國賢必有據此事而賢之公

扈子蓋為叔術辨白也云誅顏之時天子死叔術起而致國乎夏父見前此迫於天子之命不得已而立焉俟誅顏之天子既崩遂致國於夏父所以周伐邾婁責其棄先王之命也蓋妻嫂及殺殺顏者之事公羊得之傳聞而未信故引公扈子之言駁之以其為邾婁之父兄習乎邾婁之故則其言可信也而前之所聞不已誣耶此公羊高平反讞語也叔術既無此事而又能讓國詎曰非賢

昭公將弑季氏

先儒張氏曰凡弑君稱弑積漸之名盖國君之尊其勢位之崇高非臣下所得輕而謀之也季之難誅也甚矣故公曰弑季而傳者從其言

定公

譏二名

前後皆言何忌何獨於此去何以示譏䟽謂孔子作春秋欲改古禮為後王之法是以譏其二名將何以處徵

在歟故杜氏汪氏以為闕文而胡傳仍存何字

魯不應復得正以不能保守先君世邑而失之故

也

既責魯不能保守則齊人來歸自當受之乃云不應復得得無矛盾且前經得寶玉大弓註云失之當望得之當除疏云失之足以為辱得之足以為榮何於世邑而獨不然經書來歸何氏林氏皆以為齊人心服而願歸其說為優

哀公

齊國夏衛石曼姑帥師圍戚

衛輒之事雖子貢冉有未能斷也而公羊乃云以王父命辭父命是父之行乎子夫靈公得行乎蒯聵蒯聵獨不行乎輒而至於見拒耶且靈公命公子郢耳未嘗命輒也又云以王事辭家事是上之行乎下假使輒之立命於天子則其説信矣而輒果承天子之命耶且蒯聵固敬王之所命也當時俗説盡然必得孔子之論而後

定

明諸侯得專討士以下也

弑君之賊人人得誅即非士以下君之嗣子遂不得討之乎

西狩獲麟

既云獲麟而作春秋九月書成是作書在獲麟之後也又云必止於麟者欲見撥亂功成於麟則作書之後麟出而絶筆得無以子之矛刺子之盾乎

十三經義疑卷十

欽定四庫全書

十三經義疑卷十一

華亭吳浩撰

穀梁傳

隱公

初獻六羽

穀梁以為始僭而又引尸子之言則以為始降蓋穀梁亦不自以為必然也故胡傳從尸子而正義亦以為復

正

聘諸侯非正也甯所未詳

武子未詳穀梁之義特泥於周禮大行人職而不考之

時事耳楊疏亦未之見惟胡傳為得之蓋諸侯不朝而

王使下聘傳云非正者傷周室之衰也

若値月前節却

月前已是五月也節却猶是四月之節也故下云則與

四月相較不多

子同生

或問程胡皆以為重嫡冢之法是固然矣然他公嫡冢生舊史皆書何獨削之穀梁云疑故志之劉氏又謂何有仲尼反疑其先君者似亦不為無見也余謂穀梁之說本謂時人疑非桓公之子仲尼惟不疑故不削以明魯嗣未絕若疑為齊襄所生與莒人滅鄫奚異哉桓公三年夫人姜氏至自齊六年子同生十八年桓公乃與夫人如齊仲尼所以深信而不疑歟

冬十月雨雪

經之十月周之孟冬也月令之孟冬夏十月也周之十月夏八月也註引月令孟冬行秋令則雪霜不時與經不合

遂逆王后于紀

大全程子曰逆后無使諸侯為主之理竊疑使同姓中行輩長者亦可如言王者無外王命之則成保無強委禽之事乎穀梁以此為或人之說盖亦不以為然

丁未戰于宋

左氏公羊俱謂與宋戰盖戰於宋國之都故不地穀梁獨以為魯與鄭戰不知何據

不責踰國而討于是也

疏云齊魯大小不敵怨之竊疑君父之讐不共戴天安得以弱小怨乎齊人取子糾之傳云以千乘之魯而不能存子糾以公為病矣然則以千乘之魯而不能討父讐反不以公為病乎不責踰國而討明不待踰國者固

當即討也且桓至九月而葬九月之前雖踰國而討也可

莊公

亦不云父子也

母之子即父之子也上傳云獨陰不生楊疏殊鑿

紀侯大去其國

穀梁亦云大去者不遺一人之辭果爾與太王從者如歸無異矣奚以周興而紀亡也公羊則以為為襄公諱

竊疑九世之祖服制所不及必報讐歟是使報復無巳時也且既曰當報何必為襄公諱即欲諱焉不書滅足矣何必以大去為文哉當從胡傳

朔出入名以王命絶之也

此與朔出奔傳朔之名惡也義同葢言入逆當名出以順而亦名者天子召而不往故皆以王命絶之

不使齊師加威于郕也

經書齊師圍郕而郕降則固加威於郕矣公羊云曷為

不言降我師辟之也然經已書師及齊師奚以云辟胡傳以為魯不能服郕庶乎與經脗合

閔公

不以齊侯使高子也

高子奉桓公之命卒立僖公紓魯難故賢之而不名書使則專美桓公矣書齊高子則君臣皆善江熙之說是也

僖公

獲莒挐

穀梁似傳奇一則左氏公羊皆不如此說范註引江熙語良然楊士勛疏何乃駁之

此謂璧馬之屬

范武子註註此晉國之寶也此字耳若此小國之所以事大國也則不如是解此小國之所以事大國也此字蓋指受幣借道言閔遇五以范註此謂璧馬之屬為訓此小國之此將無不知所裁

楚强齊欲綏之以德

楚既強矣豈齊桓之德所能綏傳云次止也盖不敢深入得用兵之道道遠敵強輕進則傷

明則麗姬必死

申生誤矣君非麗姬居不安食不飽縱入自明姬寧死乎何過慮也故左傳只云姬必有罪而檀弓是我傷公之心也傷字尤妙

夏滅項

公穀以為齊滅之左氏謂魯公在會而師滅項愚按經不書齊復不諱滅故林胡皆從盲史

二十二年虛言也

按下經宋公茲父卒距戰于泓之時七月左氏亦以為公傷股則穀梁子之言蓋不虛所以不書宋公敗績者衆敗而門官皆殲不獨宋公矣

夏四月四卜郊　大全李氏曰桓文用事不知所出

按齊桓欲封禪管仲止之事出中候準讖哲晉郊鯀事則出左傳昭公七年晉平公疾夢黃熊入於寢門韓宣子問於子產而祀夏郊是也

大全此年不殺草定元年殺菽穀梁皆謂舉重李氏誤矣殺菽在十月未可殺而殺也不殺草在十二月可殺而不殺也未可殺而殺舉重菽殺則草亦殺也可知可殺而不殺舉輕草不殺則菽亦不殺也可知菽重而草輕也

文公

且天子得下婚諸侯何為諸侯不得下娶大夫

天子若不下婚將焉娶諸侯自有敵體可婚者下娶大夫非所以上承宗廟下臨臣民不當以天子為例

夜姑仁

夜姑奚以稱仁歟愛人之謂仁夜姑則恐甚無我之謂仁夜姑則私甚

然則何為不言獲也曰古者不重創

穀梁子極形長狄之強則敗之亦幸耳何又惜其重創而以魯之獲為諱乎迂矣故公羊只云記異而左氏言獲

則未知其之晉者也

公穀俱云爾左傳云晉之滅潞也獲僑如之弟焚如蓋亦不知何人獲之也第公穀俱云三人而左氏則僑如焚如榮如之下又有簡如簡如為衛所獲鄋瞞由是遂亡嗟乎力果足尚乎哉

宣公

孰為盾絶句

愚按孰為二字貫一句言弑其君者在他或有之盾也而弑其君寧有是乎蓋據平時心迹以自明無罪也

過在下也

註云不言罪而曰過者言非盾親弑有不討賊之過按史狐曰反不討賊則志同志既同矣安得無罪春秋誅

意不必泥過字而寬之

喪不以制也

葬不為雨止為雨止喪不以制也按旣夕禮槀車載蓑笠田士推之其備具也蓋豫矣旣卜日又奚阻焉左傳則以為禮假令天變駭異雨甚水至猶或可止也不然葬有常期必誠必信而乃不克襄事云乎哉

成公

今踰五月至三年

疏不甚明註謂踰三年然後塟者自十年至十二年是三年不於十年塟而塟於十二年是踰三年也如楊疏是踰五月之塟期至二十一月然後塟踰三年依舊解不得

晉郤克眇

左氏謂郤子登婦人笑於房蓋跛者之可笑於登爲甚也沈氏引穀梁傳亦云郤克跛何定本反作眇耶

齊使禿者御禿者使眇者御眇者使跛者御跛者

使僂者御僂者

浩疑四國之臣僚衆矣何聘齊時皆遣殘疾之人而齊之御之又一一有其匹耶且魯報北鄙之伐衛報新築之敗曹以魯故出師何嘗以禿跛見笑哉蓋欲極形可笑遂失之誣

甯疑經冬十月下云季孫行父如齊脫此六字

愚按左氏公羊俱但書時無季孫行父如齊六字此傳當是錯簡在六月癸酉季孫行父四大夫帥師會晉衛

曹三大夫及齊侯戰于鞌齊師敗績之下明齊致敗之由以為戒也次明書日之義次明書曹公子之義共作一篇下盟于袁婁傳獨言敖郤獻子者晉尤強能率三國以敗齊公羊則以為秋七月及國佐盟之傳亦是追溯齊致敗之由如范氏說經單言季孫傳乃突出晉郤克𦕈衛孫良夫跛曹公子手僂耶

又按左氏多無經之傳似不必以經無文而横發傳為疑葢經書首時而聘齊之事適在此時故穀梁子作傳

以為伐齊張本

以蕭同姪子之母為質

按杜氏以為蕭君同叔之子公羊以為蕭同國君姪娣之子俱無之母二字即以穀梁論前冬十月傳云蕭同姪子處臺上而笑之亦無之母二字郤克當惡其笑者耳何以舍姪子而必及其母耶疑之母二字衍

不可謂若不許已言

竊疑傳云不可承上土齊質母二事而言與則諾相對

詞氣方足

雨木冰

劉徐說是雨木冰在魯不當依或說為楚子傷目之應

襄公

葬我小君定姒

大全王氏曰襄公哀公之母不應皆謚曰定愚按滕有兩文公是祖孫同謚也西伯昌謚文周公旦亦謚文是父子同謚也兩定姒安見其必有誤哉　春秋時滕有

文公係昭公子戰國時又有文公係定公子

是不量力

晉力不難敵齊小國而同圍焉必為齊所讐且恐為晉所制如下文邾子之見執

專又與喜為黨懼禍將及

范氏既云然何又以三仁況之耶愚按左氏公羊鱄為獻公及敬姒所強不得已而與甯喜約謂之黨於喜不亦誣乎

虧形絶嗣無隂陽之會

周禮墨者使守門宮者使守内則閽寺是罪隷故不得齊於人如楊疏所云但論其身不論其行世豈無未嘗虧形絶嗣有隂陽之會而亦不得齊於人者哉

澶淵之會中國不侵伐夷狄夷狄不入中國無侵伐八年善之也晉趙武楚屈建之力也

此傳與上文不屬愚按豹及諸侯之大夫盟於宋胡傳云或者乃以宋之盟中國不出夷狄不入玉帛之使交

乎天下以尊周室為晉趙武楚屈建之力正與穀梁此傳同疑澶淵二字或宋字之訛而在此者錯簡耳

昭公

季孫宿如晉

公如晉而不得入季孫如晉而得入釋君而臣是助晉能無分而三耶穀梁子曰惡季孫宿也浩竊增一語曰惡晉也

艾蘭以為防

蒐狩習武禮之大者將以為田之大限雖崇蘭亦艾之而不惜

不書冬甯所未詳

何休云去冬者蓋昭公娶吳孟子之年竊疑當襄之薨公子稠十九歲矣乃即位之十年而後娶何其晚也諸侯重繼嗣不必同於士庶三十而有室果以娶吳貶貶之奚以去冬乎賈服以為刺不登臺視氣容或有之而杜氏楊氏俱以為闕文與范註合

謂事不得兩立恐非也

按註既云似若上下違反隨云不兩立之說蓋上下違反即是不兩立也此觧合註楊疏何以非之下文嘗試論之云云正明說可兩立而不相違反之意

不譏喪蒐者重守國之衛

春秋比事屬詞繫大蒐於齊歸薨之後其譏喪蒐也明矣故左氏以為非禮而胡傳特暢其說如云安不忘危蒐自有時何獨於此五月間

弑其君虔于乾溪

靈王之縊以師潰也楚師之潰以觀從者劓也故經書弑君於比歸之後五月之前夫從師於乾溪而告以先歸復所後弑虔之謀昉於觀從成於觀從而經繫弑於比者以比為觀從所惑不能以義自守君弑而身隨之身死而弑君之名不得免焉可歎也故曰為人臣子而不明春秋之義必受簒弑之誅

大全而諸侯不至大夫于役

城成周似亦不必諸侯躬親薛氏重貶大夫誠為已甚廬陵李氏之說得之若范獻子以雖有後事吾勿與知為可是其城成周也特苟且塞責而已

定公

使大夫則不可也

使大夫不可曷為不親弔子不親之大夫亦不使奚以云秉禮哉而穀梁子猶曰以其下成康為未久也誤矣

仲孫忌而曰仲孫何忌甯所未詳　公羊傳曰譏二

名

此註當是下經季孫斯仲孫忌師師圍鄆註仲孫忌而曰仲孫何忌當作仲孫何忌而曰忌若仲孫本單名經

顧添何字以譏之乎

胡傳孔子由大司寇

按周禮序官大司寇乃天子之卿魯司寇為司空卿兼官孔子由小司空為小司寇不得稱大詳見余儀禮疑所引崔靈恩之說朱子亦云史傳多可疑如魯國司徒

司馬司空三家世為之聖人如何做得如臧武仲為司寇想元別設官無其人則三家兼之也

哀公

其勿受以尊王父也

此與公羊之說同胡傳亦云不以父命辭王父命禮也傳謂之禮者盖父亦當從王父也然若王父之命背理而父命當乎理則將從背理者乎抑否乎

引取之也

此蓋解獲字之義喜其為瑞也而引取之非魯與孔子
爭相引取也註謂麟自為孔子来魯引而取之不與魯
之詞果爾則孔子將爭此瑞以為已有乎何以為孔子

乾隆御覽之寶

十三經義疑卷十一

欽定四庫全書

十三經義疑卷十二

華亭吳浩撰

爾雅

穀善也

註云未詳愚按毛詩頗多俾爾戩穀之類

崇充也

儀禮崇酒謂酒薄充滿一飽而已

昏强也

昏當作㬲書不㬲作㙹㬲音閔與暋同強也

虺隤玄黄

註云皆人病之通名而説者便謂之馬病失其義也按周南卷耳明言我馬虺隤我馬玄黄則説馬病亦可而景純必以為非馬也人也何居

父之從父㝢弟為從祖父

從祖父從祖世父也從祖叔父也從祖者從祖而别也

從父者從父而別也

舅之母為外姑

舅當作妻

夏曰復胙

釋天祭名夏曰復胙郭註未見義所出愚按穀梁楊疏曰復胙者復前日之禮也有司徹賈疏云復胙者復昨日之胙祭

丘背有丘謂負丘

註此解究丘中央隆高狀如負一丘於背上按此解究丘八字當移置丘上有丘為究丘之下若負丘則丘形前後重疊非中央隆高也

濫泉

釋水濫泉正出正出涌出也逸雅亦云水正出曰濫泉濫衝也如谷口有所衝出也朱子釋詩觱沸檻泉亦云正出字異釋同識之以備參考

十三經義疑卷十二

總校官編修臣王燕緒
校對官編修臣陳昌齊
謄録監生臣葛𩴾錫